

第十一回 鄺尚書出關扈駕 賈經略收女全交

話說飛雲小姐，服養之後，病體漸愈，老夫人甚是喜歡。

說道：「孩兒，你爹爹為知貢舉，入場將近一月了。今日又是端陽，廚中備得菖蒲酒，與你在石榴花下小飲幾杯，應個節氣。」小姐道：「孩兒病體才好，有些怯風，就在這中堂內陪侍母親罷。」夫人道：「這也由你。」夫人坐定，小姐送酒，然後陪坐。梅香送過酒去，母女二人正賞花飲酒，忽見鄺尚書隨著院子，急急忙忙走進內堂。夫人起身，驚問道：「相公，何事這等匆忙到衙呢？」尚書道：「不好了！為哥舒翰失利，安祿山這廝闖進潼關來了。聖駕已經西巡，我只得追隨前去，待事定再傳臚了。」夫人道：「這卻怎麼處？」尚書吩咐：「快取我衣來換上，把印信縛在臂上，隨身行李先發去，權且乘車出了城，再乘馬趕去未遲。」遂把衣更換，辭別夫人、小姐，說：「家中事情憑伊照管，不能細講了。」夫人、小姐灑淚相送，不勝傷感。只見院子忙忙跑來說：「不好了！老爺才出得城門，賊兵四面焚掠起來。梅香，快請夫人、小姐換了衣服，往南山杜莊子上去等候。」又聽外邊鳴鑼吶喊，夫人、小姐領著院子、梅香，隨眾人出城逃難去了。這且按下不題。

卻說華行雲自與霍生別後，魂夢長牽，音書不至。心中反覆思量道：「不知他歸向茂陵，或是浪遊他鄉？那詞箋牽連的事，也不見有個下落，不能訪個實信，捎信與他，教人好生愁悶。且住，他前日單身出門，行李留下在此，別的都沒緊要，只是平日詩文稿，與場中文字，乃是才人一片錦繡心腸，須索與他簡點明白，收拾了才好。」剛收藏停當，忽聽有人叩門。

開門一看，說道：「原來是鮮於相公，前日多多有勞。」鮮生道：「雲娘，你這幾日家裡好麼？」行雲道：「有甚麼好處？」

奴家正要相問。霍郎去後，有消息沒有？」鮮生笑道：「天殺的，我就猜你當頭定要問這一句，消息有在這裡。」行雲喜道：「他如今現在那裡？」鮮生道：「呀！你還不曉得，就在那廂來了。」行雲眼向前望，說道：「不見那？」鮮生上前抱住，說：「在這裡！」笑了一笑，道：「我與霍秀夫極相好，你曉得的，原是一個人。你如今與我也如此，如此。」行雲推開道：「那裡說起？好不識羞，這般舍著皮臉，盡來胡纏。」鮮生道：「你們門戶人家，樂舊近新，呼張抱李，原有舊規的，何必如此拘執？」行雲道：「你莫差了念頭。奴家與霍郎，是在佛前焚香，曾發下誓願，做了夫妻，永不相忘的。」鮮生道：「他做得，我老鮮也做得的。」行雲道：「你好沒道理！既說是與霍郎相厚，怎麼他才起身，便欺心調撥奴家？請！請！請！」

鮮生道：「好了，請我進房去了。」行雲把鮮生推出門外，忙將門閉上而去。鮮於佶怒道：「噯哟，如此憊賴，真個是這樣起來了。啐！華行雲，華行雲！你還做夢哩！癡心想著霍都梁，再續舊盟，那曉得他是身上有事的人，一去再不回頭了。」忽見店主人跑來說：「鮮於相公，不好了，如今長安城中，被賊兵焚掠起來，人人逃竄，你可回下處，收拾行李，搬移搬移，老漢各自逃難去，顧不得你了。」耳邊廂又聽吶喊之聲，兩人驚忙而走。

卻說那鄺府中夫人、小姐，領著梅香，背著行李、畫軸，慌慌忙忙出得城來，隨定逃難人東走西撞，忽被賊兵撞散。只見安祿山前鋒何千年，因哥舒翰敗績，乘勢搶入潼關，他說道：「爭奈天雄節度賈南仲，領了五千鐵騎精兵，從商南小路緊追上來，著實利害。軍士們，長安不可久戀，將子女金珠上搶搶掠一番，疾速望隴西一帶，去攻犯便了。」眾人應聲：「得令。」所以驚得長安士庶，走的走，逃的逃，心慌意亂，一家人失散的盡多，這且按下不題。

卻說節度賈南仲說道：「向因賊兵犯難，領重兵把住虎牢關口，防他小路抄襲長安。誰知哥舒老將軍敗績，賊奴乘勢直搶潼關，真個可恨！因此統領五千鐵騎，晝夜兼程，緊追到此。」

幸喜到灞上地方了。眾軍士，且暫扎住在此，待探馬來到，得了消息，再作道理。」眾軍道：「曉得。」不多時候，聽得銅鈴陣響，馬蹄齊鳴，軍士稟道：「老爺，探馬到了。」探子進營，節度問道：「賊勢如今怎麼樣？你慢慢說來。」探子道：「官軍從西去十里，與賊兵抵住了，打了一個狠仗，我兵大勝，何千年敗走西遁。」賈節度道：「可喜，可喜！」探子又道：「但哥舒將軍的敗兵，倒在城中擄人家子女，反覺為患。」賈節度道：「如此，你快傳令箭一隻去，但有官兵掠人口家貲者，即時稟示；如收得避難子女，俱還各家，仍具冊申報，不許隱匿。」探子得令去後，賈節度道：「這也可恨，怎麼賊兵西遁，倒是哥舒營中殘兵如此無禮？」只聽又有人報道：「報老爺，各營把令箭傳到了。收留婦女，但有認識的，已各各送還，內中只有兩個女人，一個說是大家小姐，但無人識認；一具是殘疾老婆子，沒處收養，請老爺鈞旨發落！」賈節度道：「如此，且先喚過那大家女子來，我問他個來歷，才好發放。」眾軍領命，即將女子喚到。賈節度舉目一觀，說道：「看這女子舉止，果然是大人家的。你何處居住？何家宅眷？可詳細說明，便與你察訪，送你回去。」飛雲小姐含羞，哭訴道：「不瞞大人，我爹爹就現任禮部鄺尚書，諱做安道的。」賈節度驚訝道：「呀！原來你就是我鄺年兄的令愛了？鄺年兄呀！嘗憐你伯道無兒，誰知道弱女又受顛連。小姐，我與你令尊是極相厚的同年，我今春曾寄書問候他，你可知道麼？」飛雲想了想，說道：「大人莫非是節度賈公麼？」賈節度道：「正是。」飛雲道：「今春蒙差人問候家父，曾收下吳道子《觀音》像一軸，奴家還記得。」賈節度道：「如此的是我鄺年兄令愛無疑了。如今軍馬紛紛，令尊尚在天間，你獨自一個，就送你到府，也無人照管。我意欲收你為女，待平定後，送你回去，意下如何？」飛雲道：「奴家聽得爹爹嘗說，與大人相厚，猶如同胞；今日見大人，就是見了爹爹一般的了！只是此恩此德，邱山難報！」

遂倒身拜了四拜，起來。賈節度受禮道：「但軍中少個服侍的女人，怎麼處？左右先前報說，還有一個婆子，可喚來。」役人道：「曉得。」不多時候，只見一個駝婆，背著包袱畫卷，走到面前，叩下頭去，起身見了飛雲，說：「呀！這是鄺小姐，怎麼也在這裡？正要尋你，我在賊兵中，親見梅香姐被害了，遺下了包袱在此，交付與你。」飛雲聞說下淚。賈節度道：「原來認得這婆子的？」飛雲道：「這是個醫婆，孩兒用過他藥的。」賈節度道：「如此恰好就留在軍中，與你作伴罷。」駝婆謝了起來。賈節度道：「你們離亂中路途辛苦，且同去房中將息將息，待我前營察點軍馬去。」也竟自去了。孟媽亦同小姐回房，二人相會，不知說些甚話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